



昨日重现

绽放在旧时光里的陀螺

文/项伟

陀螺，也称陀罗，北方一些地方叫做“冰尜”或“打老牛”。在南方，还有一个很形象的叫法，称为“打不死”，即越打越活，是谓“不死”。这种外表呈倒圆锥体，靠系在棍棒上的绳子不断抽打，以保持直立旋转、走动的小玩具，给70、80后们的儿时，增添了无穷的乐趣，并珍藏在记忆里。

陀螺看似简单，制作却不易，除了动手能力，还要用到几样木工器具，比如锯子、斧头、刨子等。先找一根酒瓶粗细的圆木，用锯子锯下一段来，约6~7厘米高即可。然后用记号笔在圆木段的中间描上一圈，接着就是关键的一步：用斧头向内斜砍，将圆木中间以下的部分砍成标准的圆锥体，这点很考验制作者的手眼法和对力度的把握——如果锥体部分研得不标准、规整，陀螺的重心就会失调，旋转时，容易歪歪斜斜，难以保持平衡。

接着，就是给陀螺做“鞋”了。陀螺主要靠锥体的顶端接触地面，高速旋转时，顶端部分易磨损，所以需要给它镶嵌一颗钢珠，这样既耐磨耐用，又能加快陀螺旋转的速度。此环节相对简单，但需要耐心：先用凿子在锥顶掏出一个比钢珠略小的坑洞，将备好的钢珠敲进坑洞，使钢珠镶嵌在锥顶，切记钢珠要露一小半在外面。当然，找不到钢珠的话，也有低配版的解决“方案”——不用挖洞，直接在锥顶正中的位置敲上一枚铁钉或图钉即可——省时省力，效果也不错。

最后就是陀螺的收尾工作。用木刨对陀螺的圆柱、圆锥等部位进行修正、抛光；细致一点的话，会在圆柱中间位置凿出一圈浅浅的“腰带坑”，方便固定缠绕在其上的陀螺绳。更讲究一些的，会在圆柱顶端的平面上画出一些花样：比如先在边缘的位置，用红笔画一大圈，在中间位置，画一小圈，最后，在小圈里绘一个五角星，陀螺旋转时，红圈里的五角星就像绽开来的花朵儿，漂亮极了！

陀螺到手后，剩下的就是尽情地抽打了。准备一根趁手的细木棒，顶端系一根绳子，以棉麻编的布带绳为佳，抽打前最好先泡水，这样抽起陀螺来，更顺手，更有劲道。发动、抽打

陀螺的方法固然简单，但要使陀螺旋转得平稳且持久，却也需要一番练习的：先将棉绳一圈一圈地紧紧地缠绕在陀螺的“腰部”位置，人半蹲在地，左手悬空（离地数厘米）夹着陀螺，大拇指摁在陀螺的平顶上，以固定陀螺，并保持水平，此时右手迅速向外平甩木棍，左手适时松开，陀螺就能凭借绳子拖拉带来的摩擦力，落地并旋转起来，拖拉的越有力，陀螺的初始转速就越快。

陀螺的玩法有很多，我们小时候常玩的有几种。第一种最直接，比的是持久：就是多人同时发动、抽打陀螺，使陀螺在地上平稳且持久地旋转、走动，先倒地者为输；第二种玩法，比的是走速：找一块长且平整的空地，画出起跑线，和终点线，间距一般为十几米。待一声令下，小伙伴们于起始线处，一起发动陀螺，往终点处驱赶，先到者为胜。当然了，陀螺在中途先倒地“牺牲”者，也算输。

还有一种玩法，最刺激、粗暴，我们称之为“陀螺角斗”：先准备一个低开口且宽大的硬纸盒（类似迷你版的“擂台”），放在地上。离纸盒三、四米处，画一条横线，当作起点。此游戏适合双人玩，赛前以“石头剪刀布”定出场顺序，两人都退至线后，先后发动陀螺，将陀螺打入纸盒。此处颇为考验赛者的抽打技巧，也是看点之一，因为需要将高速转动的陀螺凌空抽提起来，使之平稳落在纸盒里，还能保持旋转的状态，实属不易。紧接着，就是“尖峰”时刻：两个小陀螺在纸盒内有限的空间里旋转、游走、碰撞，你来我往，像是“斗士”在生死相搏。最终，先倒地者，或被撞出纸盒者为输。还有一种情况，会输得比较没“面子”，即一方没能将陀螺打入盒中，或者掉入盒中即倒地“身亡”，那也只能拱手认输了。

时间像高速旋转的陀螺，一晃几十年过去了。现在的孩子，可能很少会去动手做一件心仪的玩具了，也就很难体会那种简单的快乐。而在我心里，那些曾经心爱的陀螺，似乎从未远去，它们旋转着，绽放着，像是岁月深处依次盛开的花朵，温暖了生命，温柔了春秋。

生活拼盘

推磨的回忆

文/陈建素

回了一次老家，厨房一角静静地立着一架石磨。看着布满灰尘的石磨，顿时让我回想起儿时石磨相伴的时光。

“轰隆隆——”如闷雷声声，从厨房传来，惊醒了尚在睡梦里的我。父母又以石磨的轰隆隆之声，拂开乡下朦胧的清晨……我是听着石磨的“轰隆隆”之声长大的。我家石磨体型大，因而显得笨重。瘦弱力小的母亲，负责将需要碾磨的食品“喂”磨眼；推磨则交给健壮有力的父亲。夫唱妇随式的传统农家画面，常在石磨边上演。“轰隆隆”的声响，笃定而深沉，寄托着父母对生活的信念与深情。伴随磨把摇晃时发出的吱嘎声，组成一部浑厚的交响乐，很民间，也很生活。对于儿时的我，这不曾接受音乐熏陶；后来，我一直欣赏此般来自民间、源于生活的原生态音乐，也是乡愁的慰藉吧。

那架石磨，一年里很多时候都端坐着，庄严而静默。其实，它是在养精蓄锐，时刻准备着，被主人带着，一道开始一场时光里的负重之旅。它发出的阵阵经久不息的“轰隆隆”之声，是对农家人辛苦劳作的鞭策，亦是一支农业文化的颂歌。上下磨盘结合的缝隙处，流溢出的白花花的面粉、黄澄澄的玉米浆，是献给农家人粗粝日子里的一份精致的礼物；抑或是写给乡村的一封唯美的情书——之于儿时的我，亦是美育启迪。

记得10岁那年，一次见父亲推石磨，我很是好奇，便请求道：“爸，您休息下，我来试试……”“好……”父亲呵呵一笑，就在旁边抽起烟来。我学着电视功夫片里那些江湖武侠的样子，先煞有介事地深呼吸作气运丹田状，再吐口唾沫在手掌上，然后一把握住磨把，暗暗嗨了一声，就推起磨来……哇，确实好沉！我逞一时之勇，将磨盘推动了好几转。可推着推着，只觉那磨盘越来越沉，像一座山。

我开始气喘如牛，汗流浃背；每推一下磨盘，就得拼出吃奶的劲儿。“不行了吧，还是爸来吧……”父亲又是呵呵一笑。我早等父亲这句话了，遂“借坡下驴”；浑身散了架般，半摊在一旁的竹椅上，心咚咚狂跳着。稍稍歇息下来后，我静静看着继续推磨的父亲——不紧不慢，一下一下，轻重有致地推动着磨盘，显出一个成年男人的稳重与力量。我自愧不如，再默默盯着那石磨，它似乎一边向我投来严肃的目光、关切的目光，一边用“轰隆隆”的语音教诲着我：人生如一场推磨，需要培养足够的耐心、信心与恒心，方能有所建树。

夕阳西下的黄昏，从地里收工回来的父母，又在石磨边投入另一场劳动。石磨“轰隆隆”地响着，一转又一转，磨着玉米也磨着橙黄色的旧时光；一转又一转，一如农家人周而复始的日子；一转又一转，磨碎了谷物也磨碎了父母的青春年华；一转又一转，磨出晶莹闪亮的米浆，也磨出老屋生活里的幸福与吉祥……此情此景，至今仍时时浮现眼前。